

# 臺灣南島語研究一代宗師：李壬癸教授

The Master of Formosan Languages Research: Professor Li Jen-kuei

何大安 (Ho Dah-an) \*

承蒙曾館長惠邀，要我以「臺灣南島語研究一代宗師：李壬癸教授」為題，在這個隆重的場合提出報告，與各位分享我作為李老師長年受教弟子的學習心得，令我既感光榮，也倍增惶恐。《論語》中記載顏淵向人感嘆他對老師的崇敬之情時說：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；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，欲罷不能。」這段話，最能代表我接受這項任務時的感受。

李先生的著作，已廣為各界所熟知；李先生的貢獻，也早獲各項榮譽的表揚。「一代宗師」之名，名下早不虛傳。我之與各位所不同而可以特別提出獻曝者，也許在於我是李先生語言學專業中最年長的學生，受教、待學將近五十年，資質雖駑鈍，但也會有一些潛移默化後的體會吧？因此我以下的報告，就略去《資治通鑒》那樣的事蹟陳述，而僅作顏淵式的「喟然而嘆」。所以不是敘事，而是詮釋。

我預備向各位報告兩點，一是題中「宗師」的意涵，一是先生的治學宗旨。我將解說李先生之為「宗師」的三個方面，並以兩句話來概括李先生治學的特色。

不過，在提出這兩點體會之前，我想先對題中的「臺灣南島語」，略作一些補充，以作陳述時的背景參考。

## 一、關於「臺灣南島語」

「臺灣南島語」所指為何，各位都已知之甚明，毋

庸細述。我想補充的是，「語族」不全等於「民族」。「語族」成立的因素，比起「民族」要相對單純的多；當然，二者內部也都各有其複雜之處，自是不在話下。譬如美國的黑人英語，它的語法、語音、詞彙，在結構上、形態上，無疑都與英語同屬一個語族，但民族上顯然不是；至少目前仍然不是。又如日本，曾有學者稱之為最純粹的民族國家，或語族國家，因為全國只說日語一種語言，而除日本本土之外又並無第二個日語國家。但是事實上，日本並非單一民族，因為迄今仍有少數愛奴族人仍然使用母語。但日語確實在其領土境內同化了絕大多數的不同民族，使得它極為接近一個「語族等於民族」的國家。日本和美國，體現了兩種「語族」與「民族」的離合型態，讓我們認識到兩者間的辯證關係。

那麼「南島語」的情形，又是怎樣的呢？根據「語言年代學」的估算，南島語的歷史，最早可以上推到五至六千年之前。它今天的跨洋分布，是經過了長期海上移民的結果。那麼，在這五、六千年之中，當移民尚未到來之前，這些地區難道都沒有其他的民族麼？這顯然是難以想像的。例如在菲律賓，語言學家發現一群仍然使用非南島語的小黑人部落，而其他的小黑人原住民部落，已經放棄母語融入了南島語社群多年了。這個例子說明：今天南島語語族分布地的人口組成，絕非全是原初說南島語的人的後裔。語族分布的過程，其實是民族融合的過程。但是兩者的進程，遲速卻不必盡同。

\*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院士。

了解了這一點，就會引領我們進入一個必然要關心的問題：「最初說南島語的人起源於哪裡？」這個起源地會是臺灣嗎？答案是：目前還無法論證。因為已知臺灣最早的人類遺跡，是臺東的長濱文化，距今一萬五千至三萬餘年之前，並不符合五、六千年之數，因此無從比附。事實上，模擬一萬年前的古語型態，已經超過了歷史語言學的方法論限度，而長濱文化遺址中又沒有找到人類的遺骸，無法從體質人類學上推測其人種特徵，此其一。其次，臺東成功東河鄉小馬海蝕洞所出人骨遺骸的年代，距今恰為六千年，但其體質特徵，卻更接近菲律賓呂宋島的阿埃塔人（Agta），他們正屬前面提到的小黑人種，而非南島民族，<sup>1</sup>此其二。所以說，至少在目前有限的證據之下，我們還不能判定，南島語是不是起源於臺灣。

但是語言學的方法論卻可以推導出另一個結論，那就是「臺灣是南島語『擴散』的起源地」，因為臺灣有最多的存古特徵豐富、而類型學上各異的南島語言。這和古生物學推導生物起源地的學說類似，具有相同的原理，即「各種變異因子叢聚之地，即為後續擴散之起源」。關於這方面的「語言古生物學」的原理和應用，李老師在他的著作中有過充分的說明和展示，這裡不多贅述。

假如無法論證臺灣就是南島語的起源地，而是「南島語『擴散』的起源地」，那麼臺灣的南島語有無可能從外而來，並向外擴散而去？這就引領到另一個更加引人入勝的問題。今天的東南亞大陸以及周圍大小群島上的語言，可以粗略的分成幾個似乎截然不同、但又相互關聯的語族，如漢藏、侗傣、苗瑤、南島、南亞等等，它們之間的關聯，究竟是親緣關係，還是非親緣關係，成為一個學術界長期爭論的焦點。這項爭論之所以莫衷一是，理由是顯而易見的。因為地域相連，共處時長，彼此交互影響既深且鉅，無論是結構或形式，語言之間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，因此糾結難解，是非莫辨。

李老師的研究，提出了一項重要的觀察和突破。他發現臺灣南島語中，普遍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同源詞，例

如「稻 \*paday」和「米 \*vat」，有的還有「杵」、「臼」等跟稻米文化有關的詞彙。臺灣南島語是南島語之中最為「存古」的語言，這些共有的詞彙無疑就可以幫我們確定，早期說南島語的民族，正是種稻的民族。亞洲野生稻的馴化，發生在公元前八千年的湘西地區，並且順流而下，由近及遠，向整個東南亞傳播。南島語言，可能就是在這樣的傳播過程中逐漸吸收、融合、壯大，之後進入了臺灣。

## 二、「宗師」的三種意涵

現在來報告我對「宗師」的體會。宗師，為萬師之宗。《詩經·毛傳》上說：「宗，尊也。凡尊者謂之宗。尊之，則曰宗之。」那麼，李先生之為人所「宗」，表現在哪些方面呢？

第一，李先生調查、研究過所有從北到南的臺灣南島語言，包括山地和平埔、現存和瀕危。只要有人仍能操其母語，即使只存一人一戶，只識片語隻言，他也不辭辛苦，親往記錄，絕不錯過。對於這些語言，他的研究角度跨越了語法學、音韻學、詞彙學、歷史語言學、社會語言學、方言學、語言地理學、語言古生物學和語言政策等等各個領域，可以稱得上是全方位的探討。他所鋪展開的臺灣南島語言的研究空間，無論從語種上或是從領域上的哪一個角度回望，李先生都是那座繞不開的豐碑，屹然矗立，卻又難以超越。《水經注》曾經形容三峽中黃牛灘上巨石的高聳巍峨，以致舟行雖遠，仍不能出其指引範圍之外的景況，說是：「朝發黃牛，暮宿黃牛。三朝三暮，黃牛如故。」借彼喻此，可知仰之彌高，而汲之彌深。我認為，這就是宗師一詞的第一層意涵，空間上的意涵。

其次，南島語的歷史，至少有五、六千年，可是研究南島語的歷史，特別是臺灣南島語的歷史，從小川尚義、淺井惠倫 1935 年合作出版的《臺灣高砂族傳說集》開始算起，還不到一百年；而這不到百年的剎那之中，李先生踽踽獨行了超過半個世紀，以他一人的身影，填

1 請參閱洪曉純，〈臺灣東部與菲律賓群島的史前人群交流——從舊石器時代到鐵器時代〉，《田野考古》19.2（2019）：87-116。

補了這段孤寂走廊的空白。我們知道，除了印尼部分地區出現過梵文和中文的碑刻之外，南島語居民並不曾自創文字，也因此五、六千年的語言及其興衰消長的歷史，便如頃刻之花，一謝而過。李先生曾以「千山獨行」來形容自己做田野調查時的心境。懷初民於叢古，續斯文於絕境。所謂宗師能起百代衰，這是「宗師」一詞的第二層意涵，時間上的意涵。

第三，過去數百年間，人類社會經歷了巨大的碰撞，啟動了全球化的進程，也縮小了许多族群的生存空間，使得文明基因的多樣性快速流失與消亡。許多人、事、物，許多曾經燦爛過、並且滋養過一代又一代人的文明精華，一經交臂，便永遠失去。「文化瀕危」，與「環境破壞」，早已成為當今全體人類的夢魘。南島語所在的地區，不論人口多寡，他們於國際社會之中多處於弱勢，人所共見。其本身賴以生存的物質資源被羅掘俱盡，其信仰與價值體系之橫遭摧毀，如冰山轟落，轉瞬泡影，令人既感震驚又深懷憂懼。由此看來，李先生所捐贈給國家圖書館永久典藏的，絕不是毫無生命的故紙、膠捲，與磁帶，而是一位語言學家以其誠心實意所敬謹記錄和保存、他所經歷的那個時代南島語民族精神文明的吉光片羽。它們不只有語言，還有寓居於語言中的生活、歷史、神話、歌謠、藝術，以及人文成就的方方面面。可以說，李先生為南島民族的文化復興，預先提供了第一手的資糧。這是「宗師」無價的餽贈。我認為，這也是「宗師」這一詞的第三層意涵，文化層面的意涵。

### 三、集第一手的資料，作第一手的學問

在我侍學近五十年的經驗之中，最常聽到李先生的句話是：「這用的是不是第一手的資料？」對第一手資料的重視，成為李先生治學的首要關鍵。不同學科所謂的「第一手資料」，容有不同形態的體現，自不能以此律彼。但有一點卻是相通的，那就是必須是自己親知

親為，不假他人；或必經自己親證親驗，不恃傳聞。這個原則的另一面，就是絕不人云亦云，絕不道聽塗說，也絕不立異標奇、譁眾取寵。正是這樣一種徵實求是、不欺不妄的嚴謹態度，使得李先生的學風特色，可以用「樸實無華，顛撲不破」來形容。

前文曾經提到，南島語族與其他東亞語言之間的關係，是一個受到長期爭論的課題，也充滿了各種非常異議可怪之論。例如在上世紀 90 年代，一些學者提出了南島語與漢語，甚至可能包括漢藏語在內，同出一源的假說；一時之間，頗受矚目。從民族情感上來講，這樣的假說似乎很能受到以漢語為母語的學者們歡迎。但是李先生對之並不盲從。他發表了一篇論文，以存古特徵最為豐富的臺灣南島語言為例，詳細說明並論證了相關的問題，指出這項假說的不實之處。文章發表之後，響應這項假說的聲音，就漸漸減少了。終於今日，寂而不聞。<sup>2</sup>

又如另一種學說，主張南島語與侗傣語有親屬關係。與之持相反看法的，則認為侗傣語與漢語互為親屬。由於關鍵在侗傣語，而這些語言非臺灣此土所有，如非親驗，無從定準。因此我們看到，在 2018 年，李先生以八十二歲的高齡，親自深入貴州侗傣語區，重勘李方桂先生在 1930 年代起陸續蒐集的語言資料，詳加驗證，反覆比較，寫出了既足以追念李方桂先生的筆路藍縷之功，又能夠提出自己後出轉精而可為前人補苴的重要論文。李先生在文中重繪了「傣語方言擴散圖」，補充並完善了對侗傣語族分化擴散的最新學說。這個例子，讓我們學習到了他的好學發憤、不知老之將至的精神，同時也給了我們「集第一手資料，做第一手學問」這種篤實學風最真切、最完美的示範。

我的報告，就在這裡結束。雜亂無章，不成次第，實在不足以道明勝處之萬一。賢者識其大，不賢者識其小。還希望李老師，以及貴賓們多多包涵、不吝指教。謝謝各位！

2 關於南島語的親緣關係，李先生認為與南亞語（Austroasiatic）同源的可能性最高，因為這兩種語言都有形式和功能相同的中加詞綴（infix），而具有這種中加詞綴的語言，並不常見，應非偶然。這項學說又稱「南方假說」（Austic Hypotheses），其中關於所提南亞語的構詞學證據，請參閱 Lawrence A. Reid, "Morphological Evidence for Austic," *Oceanic Linguistics* 33.2 (1994): 23-344.